

## 廖鴻基《討海人》的漁民寫作

魏鈺慈

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文學組碩士班二年級

### 摘要

從生態大環境開始論述，提及海洋文學並切入漁民文學，以生態批評的方式論廖鴻基《討海人》，將漁民的海上生活分為海洋風光、捕魚生態、共生共存三個章節，個別敘述與其相關的文章，並加以批評與探討背後可看見的環境問題，以及廖鴻基生態保育的想法，最後從文章中得到的省思做總結。

從漁民的角度出發，在捕撈時，感謝大自然的恩德，廖鴻基將曾經當過漁民的生活寫出來，筆觸平鋪直述，又像日記又像小說般的寫法，讓我們看到他關懷自然的部分，是由漁民的經歷而生，從漁民到海洋，是互相不可分離的一層關係，除了關懷漁民，也很自然的做到環境保育的部分，以及對海的力量感到畏懼又尊敬，我們應該加以學習，對大自然保持尊重與保護的心態。

**關鍵字：**廖鴻基、討海人、漁民文學、生態批評、海洋文學



## 一、前言

以生態來說，最為廣闊的莫過於海洋，佔有全球 70% 的面積分布，海洋的保育問題是全世界都需要關注的議題，關懷海洋的海洋文學便由此興起，廣拓的海洋文學之下，值得注意的是漸漸興起的漁民文學，和海洋文學不同，以幾乎都在海上工作的漁民，來看待又愛又恨的海洋，是另一種特別的角度。

漁民的工作十分的危險，稍有不慎都可能喪命，歷代傳承的漁船，讓漁民都有難以割捨掉對漁民這個職業的情感，海洋的美景是等待工作時最好的慰藉，難得一見的美景，又有誰能夠割捨掉呢？但是海洋的凶險，也帶走了親戚朋友們，許許多多的生命，海洋同時是殺害漁民的兇手，這也是王拓<sup>1</sup>《金水孀》<sup>2</sup>〈海葬〉<sup>3</sup>裡所描述的漁民對海洋充滿矛盾的情感。

漁民文學最為著名的是王拓的《金水孀》、《望君早歸》<sup>4</sup>、鄭煥<sup>5</sup>的《炮仔樹》、《禿頭灣的海灘》、《小船與笛子》、陳郁夫的《漁歌子》，之後更有東年<sup>6</sup>與呂則之<sup>7</sup>；其中廖鴻基<sup>8</sup>的《討海人》<sup>9</sup>以漁人身分成為代表作之一，並且帶起各地作家作品集的出版與地方文學獎的舉辦，漁民文學因此成型，本文謹以生態批評的角度探討文本中關於海洋和捕魚情景。

廖鴻基的《討海人》是漁民文學當中，對於海洋和捕魚時情景描寫最多的文本，基於漁民的職業道德——只取所需、不取過多，且將過小的魚種放生回大海之中，讓人思考漁民的捕撈過程，同時也做到了環境保護，更因為知足，讓海洋得以永續發展

<sup>1</sup>王紘久（1944年1月9日－2016年8月9日），更廣為人知的是筆名王拓，生於日治台灣臺北基隆市八斗子（今台灣基隆市），臺灣鄉土文學作家、政治人物。

<sup>2</sup>「金水孀」是王拓最著名的小說之一，它的故事題材正是取材自他的母親。在並不長的篇幅裡，王拓細膩的刻劃了一個勤勞、樸實、守份、堅忍的台灣傳統婦女「金水孀」。它的故事題材是取材自王拓的母親。

<sup>3</sup>寫漁民父親賴水旺對孩子的期許及對海的濃厚情感，希望孩子繼承自己的漁船，也希望孩子出外工作不要再受苦的一則故事。

<sup>4</sup>《望君早歸》的舞台背景從簡樸的漁村移轉到都市的商業社會，揭露台灣七〇年代新興工商業發展中的矛盾，繁榮掩蓋下的不幸。描寫近代勞資關係的畸形發展，人事傾軋，商場上為達目的的種種手段，還有工商失調下，失業所造成的家庭問題，以及瀰漫各地的拜金主義等等。

<sup>5</sup>屬於戰後至 60 年代台灣農民文學的重要人物，作品描寫的對象有農民、漁民及原住民。

<sup>6</sup>東年是同時代中最勇於創作長篇小說的作家，曾於 1974 年上船赴南非寫作長篇科幻小說《失蹤的太平洋三號》，費時八年才完成；現在又正進行另兩部長篇寫作。他的作品也曾獲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小說獎。

<sup>7</sup>大學時期開始寫詩、寫短篇小說，一九八一年起，他開始專注於長篇小說的創作，陸續完成《海煙》、《荒地》、《雷雨》、《憨神的秋天》等著作（註）。在澎湖籍作家中，呂則之的作品無論質與量都可算是佼佼者，更難得的是他的四本小說，都是以故鄉澎湖為背景，致力於鄉土文學始終不變，在台灣的文壇中也可算是獨樹一幟。

<sup>8</sup>廖鴻基（1957年11月11日－），臺灣文學作家。曾從事漁撈，執行鯨豚海上生態調查，規劃及推行賞鯨活動，籌創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任創會董事長，隨遠洋鮫釣船遠航，執行繞島計畫，隨貨櫃船航行歐洲航線，執行黑潮 101 漂流計畫。

<sup>9</sup>讀《討海人》彷彿走進另一個世界，經由漁夫作家廖鴻基的文字，遇見海上人、海上事、海上真情。



永續發展是現在對於海洋保護的最基本的方針，人們的汙染之迅速不及海洋自己的回復能力，雖然無法讓海洋回來最初零汙染的原生樣子，但希望能夠讓海洋慢慢地回復未被汙染的模樣，並且在未來的日子裡還能夠讓後代可以看見海洋美麗的模樣，在促進產業發展時，用環保的方式減低對海洋的傷害，達到海洋與人們的共同生存的環境。

## 二、海洋風光

漁民捕撈時，不論是出航前還是歸帆，都會看到不同面貌的海洋風光，不論白天還是黑夜，又或者是魚群造成的海洋景色，各有不一樣的感動。

廖鴻基在《討海人》中的〈鬼頭刀〉與〈三月三樣三〉、〈銀箭月光〉、〈六月淡季〉篇章中這樣描寫：

船身吃浪起伏，把墨藍海水掘梨成翻花的白浪。東邊天際的雲彩如睡醒的猛獅，伸展著紅采抓牙；海面波光點點，迤邐匯聚霞紅天際。沿岸路燈串聯成彎曲的燈籠，明顯標示著陸地與海洋的區隔……<sup>10</sup>

桅杆上的燈號仍然亮著；天空顏色黑裡透藍，星點稀微；遠山濛濛浮現；天邊雲彩從暗紅、鮮紅轉而澄紅熾熱；海面薄霧籠罩。時間似乎被攪進瞬變的旋渦裡飛奔無常。<sup>11</sup>

上文運用描寫與譬喻的方式，將海洋的美麗都表現得栩栩如生，這是剛出漁港的作者往後看向海面與港口時遇見的美景，漁民在夜深與日出之時出海捕魚，能看的見與平時觀光不一樣的海洋風光，雖然是在海上作業，卻也同時是個感受海洋的神祕美景和潮起潮落的旅行者，不同於被一般人汙染海洋的樣貌，漁民所看到的是海洋原本的、最天然的樣子，也是我們應該保護且還給他的模樣。

飛魚衝破海面凌空飛起，像一隻亮白的飛鳥，低空劃過東邊浮過海面的火紅朝陽。飛魚飛越了比我歡呼聲更持久的距離，在一個漂亮的弧線轉彎後，墜入海中……<sup>12</sup>

……牠快速的身影從船邊一閃而過，在深邃的波光中閃耀著青藍光芒。偶爾，牠會放慢速度，甚或停在船邊，用好奇的龍銀大眼與我在不同的世界相互對望。那眼神肆無忌憚，高傲銳利的像把刀。<sup>13</sup>

<sup>10</sup>廖鴻基，《討海人》，晨星出版有限公司，1996.06，頁 16

<sup>11</sup>同註，頁 31

<sup>12</sup>同註，頁 17

<sup>13</sup>同註，頁 17



此處是描寫鬼頭刀與飛魚靠近漁船時的情況，海洋生物在海面掀起的波瀾，是海洋最美的景緻，並且將鬼頭刀擬人化，像是在戰鬥般的情景，把鬼頭刀和飛魚在海洋中的型態展現出來。飛魚像是不害怕被漁民捕一樣，自在的在船邊跳舞一般，鬼頭刀則像是鬥士，高傲的和漁民四目相望，毫不畏懼，作者彷彿不像是獵捕的漁民，更像是觀察生態的研究者，我們平時怎麼能夠如此地貼近魚呢？水族館裡的魚群都是被眷養的，已經無法展現野生生態的原始面貌，平時浮潛也不能像漁民大半的時間都與魚與海為伍，以最近的距離靠近魚群，仔細觀察魚群的生態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：

船隻駛進黑潮邊緣。前方海面上橫亙著一道迤邐蜿蜒色澤分明的海潮線。千百隻燕鷗像戍守疆界的衛兵，沿著海潮線排成彎彎曲曲的一串。褐色水藻浮潛水面，像一塊塊不受歡迎的破布，被兩種顏色的潮水推來擠去。<sup>14</sup>

淺色海水這邊，波紋細如疙瘩，似在畏縮退卻；墨藍潮水那頭，波浪洶湧起伏，似蘊含著無限動力推壓過來，潮水交接處，水波聳揚顫動，發出細微僂嗦聲、喟嘆聲，似兩潮在這裡纏綿交融。海湧伯說：「這是海洋生命線」<sup>15</sup>

兩潮相交之間，因為會帶來兩潮不同的生物魚種，像是在交流一般，會是魚種最多的地方，許多漁民認為的大魚，都必須要到這裡捕撈，雖然能否遇見心中想捕撈的魚全憑運氣，但是每每看見海洋生命線的景緻，那令人為之屏息的美麗，也不枉出海一趟。能夠遇到兩潮交會處也是難得的機會，水藻會吸引魚來吃，兩邊交會的潮水，就像孕育出生命的奇妙，在捕撈之前，先欣賞美麗的生命姿態，因為知道此次必定會豐收，無須著急。

暗紫色雲團逐漸接近，墨藍潮水盪溢出白色光芒，半邊天空漸漸被灰雲盤據。沉沉暗雲瀰漫，水色凝重。一道金黃亮光擎天獨立從雲縫間隙投射光束圈照海面，彷彿天神撥雲窺探從雲端舉著燈火探照海面。聳浪湧起，片段光線受飄動雲霧擺動，海面出現詭譎光彩。<sup>16</sup>

一團火球從海面奮勇拔起，揚起千臂光芒將萬鈞熱力挺舉半空。似是要為前日的沉淪復仇，天邊映染的紅霞還來不及退卻走避，迅即被白熾耀眼的光芒顛覆取代。那再起的蓬勃威力，沒讓破曉、黎明的過程浪費太多的轉場時間，六月火辣的艷陽才昇出海面，隨即從海天之際拋灑出滾燙的熱力。<sup>17</sup>

這兩段是捕魚之前和捕到魚拉上漁船的天空跟海洋的模樣，和捕魚前的緊繃刺激的氣氛與拉起魚的喜悅相互呼應，天空與海洋彷彿和漁民的捕魚配合著，也

<sup>14</sup>同註，頁 33

<sup>15</sup>同註，頁 33

<sup>16</sup>同註，頁 35

<sup>17</sup>同註，頁 135



許是憤怒於海底的魚種被漁民傷害，才故意讓天氣變糟，但在捕撈到之後的黎明，彷彿是感染了漁民的喜悅，明白漁民對於海洋的崇敬之心，呈現出撥雲見日的好天氣，太陽的熱度也是漁民海上作業需要忍受的苦難，因此夏日之時多半都是晚上捕撈。同樣的冬天的寒冷也是，夜半撒網、白天收網，忙碌於捕撈作業的漁民，因為作息不同，幾乎沒有和孩子相處的時光，作為漁民子弟，在年幼時不常看見父親的身影，這也是漁民這個職業的辛苦之處。

### 三、捕魚生態

捕魚過程，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事件，像是魚也有和人一樣對戀人真摯的情感，明明自己可以逃走，卻依然守候在身旁；抓魚的時候遇見掠食者；要抓的魚太小尾，沒有要抓的魚卻自己跳上來；和兇猛的魚類的激烈戰鬥……等等。

廖鴻基《討海人》中的〈鬼頭刀〉、〈鐵魚〉有如下敘述：

牠不停的搖搨尾翼，像在對牠海上的伴侶揮手告白。失去牠彷彿失去了魂魄，牠的伴侶徬徨無依呆愣在船邊，像在苦苦哀求我們。<sup>18</sup>

牠的伴侶從前舷緩緩落在船後，距離漸漸拉開，牠尾翼劃出海面搖擺著切割浪峰，似在奮力追趕船尾鼓起的泡沫。船前那隻鐵魚，沉沉鬆嘆出一口長氣尾翼高高舉起，彷彿在對牠海上的伴侶說：「永別了，我的至愛。」<sup>19</sup>

這是一對鐵魚伴侶，直至分開前仍不願意離開彼此，作者本來希望讓兩隻魚一起拉上來，被拉上來的那條魚卻緊緊壓住能夠拉起牠的「凶器」，最後只能眼看著牠們分離，卻不能做些甚麼，如果把鐵魚放回海中，牠身上的血腥味只會為牠帶來不幸。如同作者所說，這樣至死不渝的感情，就好像是人一樣，若不是親眼所見，誰能夠相信魚也有這麼令人動人的情感？人們總是認為除了人以外，其他的物種都不如自己有智慧，擁有有血有肉的感情，但有時候，生物之間感人的情感反而比人還要更有血有肉，不禁讓人覺得唏噓不已。

再拉近十多米，這場鬥爭似乎已接近尾聲。現在，我可以清楚看到，看到中鉤的是一隻母魚，而陪她一起摔落的是一隻公魚。母魚游向左方，公魚也貼著身游向左邊，那親密的距離彷彿是在耳邊叮嚀，在耳邊安慰。<sup>20</sup>

和〈鐵魚〉一文不同的是，這邊敘述的鬼頭刀是一種兇猛威武的魚類，不像鐵魚全身都軟綿綿的，卻同樣擁有著鐵漢柔情，鐵魚被抓的也許是公魚，死命的

<sup>18</sup>同註，頁 118

<sup>19</sup>同註，頁 119

<sup>20</sup>同註，頁 29



壓住能傷害妻子的武器，即使自己失血過多，已無多少氣力，鬼頭刀則是母魚被抓，兇猛的公魚緊緊陪在她的身邊，像是在守護著她，給予她力量，即使再凶暴的魚，面對自己的伴侶，仍有溫柔的一面。

此外，廖鴻基《討海人》的〈丁挽〉、〈魚季結束了〉、〈三月三樣三〉、〈銀劍月光〉篇章中寫到了捕魚的情形：

丁挽尖嘴如釘，勁力如挽車，在討海人的眼中，丁挽是一條尖銳刁鑽的大魚。<sup>21</sup>

船身大弧迴轉，原來衝向船頭的丁挽，現在正攔腰衝向船身。露出海面的那根尾鰭，堅定的切割水面，不像戲耍時的左招右搖。水面被犁出兩道筆直的白波。<sup>22</sup>

丁挽如約飛身躍起，海湧伯凌空擲鏢攔截丁挽投身刺來的尖喙。船隻再度高度迴轉，……只依稀聽到鏗鏘裂帛的聲響交織迴盪在船隻四周和蕭瑟的北風中。<sup>23</sup>

丁挽是特別難纏的魚種，這三段描寫了漁民和丁挽對抗的過程，岸上的人們不會知道他們在海上發生了什麼。一段奮鬥過後，漁民帶著丁挽，卻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感，岸上的人只會覺得捕撈到丁挽很厲害，卻不像他們真實看見的過程。作者的捕撈丁挽失敗的挫敗感、海湧伯的奮勇戰鬥，看出了老漁民的歷練，他們就像是無名的英雄、沒有觀眾的表演者，英勇的打鬥、精彩的表演，除了船上的同伴們，沒有人看得見。

丁挽和海湧伯都為了生存而努力著，作者看著他們努力的模樣，了解海洋謎樣的魔力，海洋的驚奇處處皆是，每一種生物都有其生存的樣貌，在廣闊無邊的海洋，是大地之母孕育了非常多樣的物種，所以海湧伯才會在颱風豐收後，回答作者的問題時說：「海底事，識不完」<sup>24</sup>，短短一句話，道盡了海洋的不可思議。

我突然有不祥的預感，牠們來的太唐突，太不合常理……「路邊鳥，溪邊魚」<sup>25</sup>海湧伯的意思是說，不合常理出現的禽獸不可捕捉……我心底升起一股驅趕這兩尾旗魚離開的衝動。<sup>26</sup>

我想起海湧伯曾經很不以為然的對我說：「在海上不要躊躇，該怎麼做就怎

<sup>21</sup>同註，頁 172

<sup>22</sup>同註，頁 173

<sup>23</sup>同註，頁 175

<sup>24</sup>同註，頁 89

<sup>25</sup>同註，頁 190

<sup>26</sup>同註，頁 190



麼做，不要躊躇。」當時他手持鐵棍正把一條拉在舷邊的鮫鯊擊碎腦殼，他轉頭和一旁傻愣住的我這樣說<sup>27</sup>

這是作者第一次自己出海捕魚時的情形，在捕魚的過程中看到黑影就以為是魚，有很多的不安與害怕，當他遇見難捕的旗魚，想起海湧伯以前說過的話而掙扎，最後是順利克服恐去出標了，卻沒有獵到旗魚，還畏懼著旗魚的眼神而讓標流走，讓我們看到並不是只有魚懼怕著漁民，漁民也會害怕強而有力的魚，海上充滿著黑暗與不穩定的氣氛，而漁民為了生存，不得不克服這樣的環境，即使一開始害怕，時間一久也會像海湧伯經歷過很多事件，沉穩且高超的捕魚。

就像海湧伯說的不合常理的禽獸不要抓，因為可能是稀少的物種抓了導致滅絕，也可能為自己帶來災禍。而在海上不要猶豫，因為魚群和捕撈都需要時機，可能一次猶豫，就讓魚跑走了，之後因為魚有警戒心而抓不到魚。

一隻飛魚撞在海湧伯額頭上，掉落在海湧伯腳邊翻跳。海湧伯瞪他一眼，罵了一句：「青仔叢！」<sup>28</sup>

一尾「青背鱸魚」衝跳到船上來，針嘴及尾鰭搗打著船板高高彈跳起來。海湧伯拖拉釣絲伸長腳尖想踩住牠。牠蹦跳著躲過海湧伯腳掌，越過船舷，又跳回海水裡去，彷彿只是上船來打聲招呼。惹海湧伯又罵了一句：「青仔叢！」<sup>29</sup>

……海湧伯總要說：「一尾換一尾，唉，無夠本錢啦。」意思是說，魚餌還比牠值錢呢。海湧伯也可能是佩服那樣以小吃大的膽量，罵了一句——「幹！好膽明年擱來。」將「白帶溜仔」丟回海水裡。<sup>30</sup>

這是抓白帶魚時，船上發生的事，雖然有魚自己跳上船，但不是此行要抓的白帶魚，又或者是過於瘦小的白帶魚，都會將牠放回海裡，其實小魚也不夠魚餌的本錢，每次出航時，漁民都會確立此次出航要抓的魚，所以看到不是該抓的魚，就會面露不悅，非常直接的漁民性格，表情清楚的呈現心情，表現出漁民只取自己要抓的魚類，不會過於濫捕也不會連小魚都不放過，讓那些魚能夠在海裡生存，等到長大夠大或是有需要時才捕撈，替海洋生態留了後路，每個人都這樣做，就不會有無魚可捕的狀況，生為漁民的職業道德，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。

第二隻煙仔虎被提上甲板，只剩一顆頭顱和半截身軀；第三隻煙仔虎只剩一顆頭顱連接一條血肉模糊的骨排。海湧伯心裡明白，接下去的還能剩下什麼。

<sup>27</sup>同註，頁 191

<sup>28</sup>同註，頁 212

<sup>29</sup>同註，頁 214

<sup>30</sup>同註，頁 216



<sup>31</sup> 這是捕撈煙仔虎的時候，黑鯖河豚，也就是被漁民稱為「死人牙齒」將漁民捕到的魚貨在拉上船之前啃食殆盡的情況，第一次被咬了一口的煙仔虎和咬住他的河豚一起被摔上甲板、第二次剩頭和一半的身體、第三次只剩頭和骨頭、第四次不用說一次是什麼都不剩了，在捕撈的過程，有時也會有其他的海洋生物來搶食的狀態，或者是水母和魷魚等擋住漁船的去路的狀況發生，這趟出航會是順利的豐收還是一條魚貨都沒有，全憑運氣和技術，也有都沒有其他海洋生物搶魚貨的好日子，遇到有海洋生物搶也只能認命，等待下次出航能把這次損失的賺回來。

#### 四、共生共存

大海和漁民是共生共存的，漁民的海上生活充滿了風險，就像魚一樣必須適應海上生活、颱風天出海有被大船撞毀的危險，甚至會遇見未知的鬼魂來奪取生命，遭遇海難都不知道能否生還，即使如此，一提到海上生活，又能讓漁民充滿了活力，會非常高興的和人高談闊論，就連病榻前奄奄一息的病人眼裡都會充滿光彩，因為漁民是如此深愛著大海。

廖鴻基《討海人》中的〈丁挽〉、〈撒網〉、〈鬼頭刀〉、〈六月淡季〉有以下敘述：

漂浮在海面這一方搖擺不定的小小空間，只是一個暫時逃避的場所。在這個場所裡，陸地上複雜的人際關係僅存我與海湧伯單純的同舟情誼，剩下的就是人與大自然、人與海洋，那毋須語言、毋須技巧，嚴肅而直接的關係。<sup>32</sup>

海洋那般嚴格的試煉漁人的原始動物性格，卻又不斷的誘惑漁人下海的勇氣，如潮汐的漲退般，漁人宿命的在充滿希望和絕望的空隙間擺盪。<sup>33</sup>

許多淡水魚浮在海面，牠們遍體鱗傷，嘴巴一張一合飄在浪頭上殘喘。海湧伯說適應鹹水後，牠們將在這裡活下去。停了一下海湧伯又說就像我們一樣。

<sup>34</sup>

王拓《金水燴》裡的〈海葬〉篇章充分表現了漁民對海洋既眷戀又希望能翻身的心情，上面這三個在廖鴻基《討海人》中出現的段落，是和〈海葬〉不同，用暗示的方式傳達出海與漁民的共生共存的概念，漁民靠海吃飯，如果出海的漁獲不豐，很可能會無法讓自己的家人換到一頓溫飽，討海人則是以較為光亮的手法去處理，想捕捉到心裡想抓的魚種，可能成功或失敗，只要一點小小閃神，就

<sup>31</sup>同註，頁 45

<sup>32</sup>同註，頁 18

<sup>33</sup>同註，頁 26

<sup>34</sup>同註，頁 81



會失去拉起這條魚的機會，是一場屬於魚和漁民的戰鬥，轉個念來看也許很慘忍，但這也是生態循環的一部份，弱肉強食是保持生態平衡的方法。

在茫茫大海上，同伴只有海和漁船上的漁民們彼此，海湧伯以淡水魚象徵漁民的命運，剛成為漁民不適應海浪造成的船身顛沛不平，暈船是常有的事，漁民判斷出海時機和知曉季節魚群，都需要多年的歷練與經歷。

在捕撈的船上，只有自己和同伴，站在一個小小的空間，不像陸地上有那麼多的爾虞我詐，不需要裝，能夠做自己，不需多說什麼，也不用任何的交際技巧，單純的自己和同伴及大自然的關係，海洋就像是給漁人試煉一樣，讓他們排回在希望和絕望之間，卻又拒絕不了海洋的魔力，淡水魚不小心游到海裡，滿身傷痕的在浪上喘氣，之後就能夠在大海裡活下去，像暈船的漁民一樣，適應後就能夠在海上生存。

大船急急轉向偏離網頭，高大的舷牆側襪掃出隆隆引擎聲，一陣大浪聳揚，劇烈搖晃我們的船身，網頭紅燈衝上半空、摔落深谷，在我們面前大弧彈跳……遙遠南側海面顛搖起一束燈光，大船再次旋身向外。漁船連接成一到堅強防火牆，聯手抵禦這艘幽靈的巨獸。<sup>35</sup>

夜暗裡，船隻甩擺得更是厲害。我們無法分辨湧浪方向和大小，常常浪聲一翻，還來不及攀附身子重心，一陣劇盪襲打船身，那無法預知的突兀衝撞，讓我陷入隨時可能翻覆的恐懼中。我感覺船隻就在地獄門口搖搖欲墜。遠處，碼頭長堤受浪衝撞，激起一束束高聳水柱，如巨大的白影鬼魅在海面飄走。<sup>36</sup>

在颱風天過後出海，能夠豐收卻要耐得住整夜的駐守，夜晚出海則需要擔心大型船隻的來襲，會打壞漁網或讓自己陷入危機之中，這都不是一時半刻能夠習慣的，賺得不多卻必須要忍受風吹日曬雨淋，颱風的風浪讓船隻不穩，連浪都打得非常的高像鬼魅一樣，大船又因為視線不佳而看不見小船的存在，漁船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，如果不小心被大船撞到，就有可能喪命於漆黑的大海之中，性命隨時都掌握在上天的手中，一趟補撈幾乎都是拿命去賭，每一次出海都會有淒涼孤獨的感覺。

「直到上了岸，天氣大變，風雨交加。回家的路上海湧伯才告訴我，剛才他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影在海面上行走，走向我們的船筏。海湧伯說在海上看到這種「東西」，一定要開口大聲的罵，罵到這「東西」轉頭離去為止。<sup>37</sup>」

在海上捕撈，有時候會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，海洋的奧秘至今無人能解，海

<sup>35</sup>同註，頁 131

<sup>36</sup>同註，頁 83

<sup>37</sup>同註，頁 25



洋是人們永遠無法征服的，深海之處有些什麼？也僅能透過科技一探究竟，並且仍舊無法理解，海上發生的海難並不少，不論是遊輪、漁船又或者是尋短的，在民俗信仰上都成為水鬼，雖然也有好的水鬼，但海湧伯他們遇到的應該是想要抓交替的水鬼，想要拖延他們回到岸上的時間，被風雨淹沒讓祂得以轉世輪迴，也許是神明庇佑，才讓他們逃過一劫，平安的回到了岸上，上述這段融合了漁民的宗教信仰和台灣人的信仰，認為遇到鬼時一定要比他更兇更大聲，才能夠嚇走「祂」，不讓自己受到傷害，在漁民出海捕撈時，也成為了準則，一上岸風雨就到，不難想像如果當時海湧伯沒有趕走「祂」，他們倆人或就沒有了辦法回得了家了。

船隻翻覆時，最可怕的不是落水，而是隨浪壓下來的船身。甲板上的大小裝備及捕魚用具，在船身傾覆時，都會像一顆顆砲彈傾斜噴射下來。短短幾公尺，誰都游得上來，但只要被落雨般的砲彈擊中，就是再好的體力也無法活命游上來

38

從事捕撈這個行業，最可怕的就是海難，會覺得明明漁民個個都是游泳好手，為什麼翻船的時候卻無法游上岸呢？這段解答了我的疑惑，那麼多漁民都在捕撈途中喪命，也因此海湧伯都告訴作者他們在海上不能有半點差錯，稍微出了一點錯可能都會成為喪命的關鍵，海洋是深不可測的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生物出現都未可知，也會因為被帶有電的魚類刺傷就此失去生命，在捕撈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技巧，也要非常謹慎，隨時注意天氣變化，才不會錯失返航的時機，颱風天出航固然危險，依然有老漁夫能回航就是因為經驗老道。

被船上的工具壓住而游不上岸，或腳被岩石卡住、繩子勾到，任何一項物件都可能妨礙到生還的可能性，即使是平時捕魚的重要工具，因此作者趕緊拉著一起捕撈的同伴跳下船，在船被浪打翻之前先跳離開船，才能避免被船翻覆壓傷的危機。

和他談起海上捕撈的過去，他坐起來，聲音漸漸有了氣力，好像忘了他是個將被生命遺棄的人。……到如今，海洋只能在他的腦海裡模擬，而他的船，他真正的船還綁在港邊孤伶伶等著。<sup>39</sup>

這是作者和因肝癌死去的阿華生前的對話，生為討海人，一輩子都是討海人，即使他生病虛弱，一談起海上生活，彷彿就又有了活力，因生病的緣故已經無法出海，在送作者離開前，他仍說想再一次呼吸海上新鮮的空氣，雖然漁民這個職業有非常大的風險，但問到漁民，他們依然愛著大海，愛著漁民的這份工作，大海就像是養活漁民一家的母親，他們既愛大海也畏懼祂，海上的空氣比陸上還來的好，當成功撈起魚貨時的那份喜悅和成就感，是不管做多久都會有的，也是不

<sup>38</sup>同註，頁 74

<sup>39</sup>同註，頁 55-56



管什麼都無法代替的，因為能補抓到稀有的魚類不光要技巧，也要運氣，能夠抓到都是一種幸運，海上的風景更是難以形容的美麗，這也是為什麼病榻之前，希望能夠再去海上一次。

## 五、結語

選擇廖鴻基的《討海人》，除了本身對於漁民文學這一塊有興趣，也對廖鴻基和其他文本不同呈現方式感到新奇，他的文本是敘述性的，卻又不會過於直白，有修飾但不過於矯情，也幾乎都包含一些省思性，寫法也多樂觀進取，不會灰暗悲哀，描述的過程詳實，對捕撈和海洋很多的敘述，是一般漁民文學所沒有的。

海洋的美和無私的容納人們的侵擾，就像個母親一樣，近幾年來因為遭受太多的殘害，因此有許多反撲的舉動，例如海嘯、大浪；海洋同樣也是會痛的，我們應該要好好的珍惜她，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海洋資源，才不會真的惹怒了海洋，讓大地上的人們如諾亞方舟般的淹沒，一切又重回最初的模樣，這是我們該省思的地方。



## 參考資料

### 書籍資料

- 廖鴻基，《討海人》，台中，晨星出版社，1996
- 王拓，《金水孀》，台北，九歌出版社，2005
- 王拓，《王拓集》，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1992年
- 葉連鵬，〈討海人求「生」記：台灣漁民文學速寫〉，《聯合文學》第27卷第12期（324期），2011年，頁54-57

### 網路資料

- 好讀，王拓「金水孀」，（<http://www.haodoo.net/?M=book&P=12H5>，2017.4.14 瀏覽）
- 博客來，望君早歸，（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154622>，2017.4.14 瀏覽）
- 博客來，討海人，（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582222>，2017.4.14 瀏覽）
- 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，【論文與評論】「鄉土」與「海洋」的合奏曲-試論呂則之的小說世界，（<http://topic.phhcc.gov.tw/thesis/thesis/index-2.asp?Parser=99,3,14,,,39,2>，2017.4.14 瀏覽）
- 農村作家的風格與著作，（[http://library.taiwanschoolnet.org/cyberfair2002/C0212800037/culture/culture\\_05/literature\\_06.htm](http://library.taiwanschoolnet.org/cyberfair2002/C0212800037/culture/culture_05/literature_06.htm)，2017.4.14 瀏覽）
- 東年集／前衛出版社，（<http://www.avanguard.com.tw/ch/CH1/1838/MD/MD0000001838000985.html>，2017.4.14 瀏覽）

